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

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，見過眾人。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約秦鐘上家塾之事，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，正好發憤。又著實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，最使人憐愛。鳳姐又在一旁幫著說：「改日秦鐘還來拜見老祖宗呢。」說的賈母喜歡起來。鳳姐又趁勢請賈母一同過去看戲。賈母雖年高，卻極有興頭。後日，尤氏來請，遂帶了王夫人、黛玉、寶玉等過去看戲。至晌午，賈母便回來歇息。王夫人本好清淨，見賈母回來，也就回來了。然後鳳姐坐了首席，盡歡至晚而罷。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，待賈母歇了中覺，還要回去看戲，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，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，未去看視，意欲去望他。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，恐怕遇見別事纏繞，又怕遇見他父親，更為不妥，寧可繞個遠兒。當下眾嬪嬪丫鬟伺候他換衣服，見不曾換，仍出二門去了。眾嬪嬪丫鬟只得跟隨出來，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，誰知到了穿堂兒，便向東北邊繞過廳後而去。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、單聘仁二人走來。一見了寶玉，便都趕上來，笑著，一個抱著腰，一個拉著手，道：「我的菩薩哥兒！我說做了好夢呢，好容易遇見你了！」說著，又嘮叨了半日，纔走開。老嫗嬪叫住，因問：「你們二位是往老爺那裡去的不是？」二人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又笑著說：「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，不妨事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了。說的寶玉也笑了。於是轉彎向北奔梨香院來。可巧管庫房的總領吳新登和倉上的頭目名叫戴良的，同著幾個管事的頭目，共七個人，從賬房裡出來，一見寶玉，趕忙都一齊垂手站立。獨有一個買辦，名喚錢華，因他多日未見寶玉，忙上來打千兒，請寶玉的安。寶玉含笑伸手叫他起來。眾人都笑說：「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，越發好了，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在那裡看見了？」眾人道：「好幾處都有，都稱讚的了不得，還和我們尋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不值什麼，你們說給我的小兒們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前走。眾人待他過去，方都各自散了。

閒言少述。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，先進薛姨媽屋裡來，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。寶玉忙請了安。薛姨媽一把拉住，抱入懷中，笑說：「這麼冷天，我的兒，難為你想著來！快上炕來坐著罷。」命人沏滾滾的茶來。寶玉因問：「哥哥沒在家麼？」薛姨媽歎道：「他是沒籠頭的馬，天天逛不了，那裡肯在家一日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姐姐可大安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可是呢，你前兒又想著，打發人來瞧他。他在裡間不是，你去瞧。他那裡比這裡暖和，你那裡坐著，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。」

寶玉聽了，忙下炕來，到了裡間門前，只見吊著半舊的紅綢軟簾。寶玉掀簾一步進去，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。頭上挽著黑漆油光的鬢兒，蜜合色的棉襖，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，蔥黃綾子棉裙，一色兒半新不舊的，看去不見奢華，唇不點而紅，眉不畫而翠。臉若銀盆、眼如水杏。惟覺雅淡。罕言寡語，人謂裝愚；安分隨時，自云守拙。寶玉一面看，一面問：「姐姐可大愈了？」寶釵抬頭看見寶玉進來，連忙起身，含笑答道：「已經大好了，多謝惦记著。」說著，讓他在炕沿上坐下，即令鶯兒倒茶來。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媽安，又問別的姐妹們好；一面看寶玉頭上戴著纓絲嵌寶紫金冠，額上勒著二龍捧珠抹額，身上穿著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，繫著五色蝴蝶蠶條，項上掛著長命鎖、記名符，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「寶玉」。寶釵因笑說道：「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，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過，我今兒倒要瞧瞧。」說著，便挪近前來。寶玉亦湊過去，便從項上摘下來，遞在寶釵手內。寶釵托在掌上，只見大如雀卵，燦若明霞，瑩潤如酥，五色花紋纏護。

看官們，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幻相。後人有詩嘲云：

女媧煉石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。失去本來真面目，幻來新就臭皮囊。

好知運敗金無彩，堪歎時乖玉不光。白骨如山忘姓氏，無非公子與紅粧！

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篆文，今亦按圖畫於後面。但其真體最小，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，今若按式畫出，恐字跡過於微細，使觀者大費眼光，亦非暢事。所以略展放些，以便燈下醉中可閱。今註明此故，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，怎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為誚。

寶釵看畢，又重新翻過正面來細看。口裡念道：「莫失莫忘，仙壽恆昌。」念了兩遍，乃回頭向鶯兒笑道：「你不去倒茶，也在這裡發呆作什麼？」鶯兒也嘻嘻的笑道：「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。」

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「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字？我也賞鑒賞鑒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別聽他的話，沒有什麼字。」寶玉央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怎麼瞧我的呢？」寶釵被他纏不過，因說道：「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，所以天天帶著；不然，沉甸甸的，有什麼趣兒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解了排扣，從裡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。寶玉忙托著鎖看時，果然一面有四個字，兩面八個字，共成兩句吉識，亦曾按式畫下形相：

金鎖正面

不離不棄

金鎖反面

芳齡永繼

寶玉看了，也念了兩遍，又念自己的兩遍，因笑問：「姐姐，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。」鶯兒笑道：「是個癩頭和尚送的，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。」寶釵不等他說完，便嗔著：「不去倒茶？」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。

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著，只聞一陣陣的香氣，不知何味，遂問：「姐姐薰的是什麼香？我竟沒聞過這味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最怕薰香，好好兒的衣裳，為什麼薰他？」寶玉道：「既如此，這是什麼香呢？」寶釵想了想，說：「是了，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什麼『冷香丸』？這麼好聞！好姐姐，給我一丸嚐嚐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又混鬧了。一個藥也是混吃的？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聽外面人說：「林姑娘來了。」話猶未完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，一見寶玉，便笑道：「哎喲！我來的不巧了！」寶玉等忙起身讓坐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黛玉道：「早知他來，我就不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黛玉道：「什麼意思呢。來呢，一齊來；不來，一個也不來。今兒他來，明兒我來，問錯開了來，豈不天天有人來呢？也不至太冷落，也不至太熱鬧。姐姐有什麼不解的呢？」

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，便問：「下雪了麼？」地下老婆們說：「下了這半日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取了我的斗篷來。」黛玉便笑道：「是不是？我來了，他就該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曾說要去；不過拿來預備著。」寶玉的奶母李嬪嬪便說道：「天又下雪，也要看時候兒，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玩玩兒罷。姨太太那裡擺茶呢。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，說給小兒們散了罷。」寶玉點頭。李嬪嬪出去命小廝們：「都散了罷。」

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食，留他們喝茶，吃果子。寶玉因誇前日在東府裡珍大嫂子的鵝掌。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來給他嚐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個就酒纔好。」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酒來。李嬪嬪上來道：「姨太太，酒倒罷了。」寶玉笑央道：「好媽媽，我只喝一鍾。」李嬪嬪道：「不中用。當著老太太、太太，那怕你喝一罇呢！不是那日我眼錯不見，不知那個沒調教的，只圖討你的喜歡，給了你一口酒喝，葬送的我挨了兩天罵！——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，喝了酒更弄性。有一天老太太高興，又儘著他喝；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喝。何苦我白陪在裡頭呢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老貨！你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罷。我也不許他喝多了。就是老太太問，有我呢。」一面命小丫頭來，「讓你奶奶去也吃一杯，撻撻寒氣。」那李嬪嬪聽如此說，只得且和眾人吃酒去。

這裡寶玉又說：「不必燙暖了，我只愛喝冷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：吃了冷酒，寫字手打顫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寶兄弟，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！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？要熱吃下去，發散的就快；要冷吃下去，便凝結在內，拿五臟去暖他，豈不

受害？從此還不改了呢。快別吃那冷的了。」

寶玉聽這話有理，便放下冷的，令人燙來方飲。黛玉磕著瓜子兒，只管抿著嘴兒笑。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兒。黛玉因含笑問他，說：「誰叫你送來的？難為他費心。那裡就冷死我了呢！」雪雁道：「紫鵲姐姐怕姑娘冷，叫我送來的。」黛玉接了，抱在懷中，笑道：「也虧了你，倒聽他的話！我平日和你說的，全當耳旁風；怎麼他說了你就依，比聖旨還快呢！」

寶玉聽這話，知是黛玉借此奚落，也無回覆之詞，只嘻嘻的笑了一陣罷了。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，也不理他。薛姨媽因笑道：「你素日身子單弱，禁不得冷，他們惦記著你倒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姨媽不知道。幸虧是姨媽這裡，倘或在別人家，那不叫人家惱嗎？難道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，巴巴兒的打家裡送了來？不說丫頭們太小心，還只當我素日是這麼輕狂慣了的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是個多心的，有這些想頭；我就沒有這些心。」

說話時，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。李嬈嬈又上來攔阻。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，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，那裡肯不吃？只得屈意央告：「好媽媽，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。」李嬈嬈道：「你可仔細！今兒老爺在家，提防著問你的書！」

寶玉聽了此話，便心中大不悅，慢慢的放下酒，垂了頭。黛玉忙說道：「別掃大家的興。舅舅若叫，只說姨媽這裡留住你。——這媽媽他又該拿我們來醒脾了！」一面悄悄的推寶玉，叫他賭賭氣；一面咕囁說：「別理那老貨！偁們只管樂偁們的！」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為人，說道：「林姐兒，你別助著他了。你要勸他，只怕他還聽些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為什麼助著他？我也不犯著勸他。你這媽媽太小心了。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，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，想來也不妨事。——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，不當在這裡吃，也未可知！」李嬈嬈聽了，又是急，又是笑，說道：「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！」寶釵也忍不住，笑著把黛玉腮上一擰，說道：「真真的，這個響丫頭一張嘴，叫人恨又不是，喜歡又不是！」

薛姨媽一面笑著，又說：「別怕，別怕，我的兒！來到這裡，沒好的給你吃，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，倒叫我不安。只管放心吃，有我呢。索性吃了晚飯去，要醉了，就跟著我睡罷。」因命：「再燙些酒來。——姨媽陪你吃兩杯，可就吃飯罷。」寶玉聽了，方又鼓起興來。李嬈嬈因吩咐小丫頭：「你們在這裡小心著，我家去換了衣裳就來。」悄悄的回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，別由他儘著吃了。」說著，便家去了。

這裡雖還有兩三個老婆子，都是不關痛癢的，見李媽走了，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。只剩了兩個小丫頭，樂得討寶玉的喜歡。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，只容他吃了幾杯，就忙收過了。作了酸筍雞皮湯，寶玉痛喝了幾碗，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。一時，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，又醞釀的喝了幾碗茶。薛姨媽纔放了心。雪雁等幾個人，也吃了飯，進來伺候。黛玉因問寶玉道：「你走不走？」寶玉歪斜倦眼道：「你要走，我和你同走。」黛玉聽說，遂起身道：「偁們來了這一日，也該回去了。」說著，二人便告辭。

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。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，叫他戴上。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抖，纔往寶玉頭上一合，寶玉便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好蠢東西！你也輕些兒。難道沒見別人戴過？——等我自己戴罷。」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：「過來，我給你戴罷。」寶玉忙近前來。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，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，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，顛巍巍露於笠外。整理已畢，端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好了，披上斗篷罷。」寶玉聽了，方接了斗篷披上。薛姨媽忙道：「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，且略等等兒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倒等著他們！有丫頭們跟著就是了。」薛姨媽不放心，吩咐兩個女人送了他兄妹們去。

他二人道了擾，一徑回至賈母房中。賈母尚未用晚飯，知是薛姨媽處來，更加喜歡。因見寶玉吃了酒，遂叫他自回房中歇著，不許再出來了。又令人好生招呼著。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，遂問眾人：「李奶子怎麼不見？」眾人不直說他家去了，只說：「纔進來了，想是有事，又出去了。」

寶玉踉蹌著回頭道：「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！問他作什麼？沒有他，只怕我還多活兩日兒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來至自己臥室，只見筆墨在案。晴雯先接出來，笑道：「好啊，叫我研了墨，早起高興，只寫了三個字，扔下筆就走了，哄我等了這一天。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算呢！」寶玉方想起早起的事來，因笑道：「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？」晴雯笑道：「這個人可醉了。你頭裡過那府裡去，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。我恐怕別人貼壞了，親自爬高上梯，貼了半天，這會子還凍的手僵著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忘了你手冷，我替你握著。」便伸手拉著晴雯的手，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。

一時，黛玉來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別撒謊，你看這三個字，那一個好？」黛玉仰頭看見是「絳芸軒」三字，笑道：「個個都好。怎麼寫的這樣好了！明兒也替我寫個匾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又哄我了。」說著，又問：「襲人姐姐呢？」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兒。寶玉看時，見襲人和衣睡著。寶玉笑道：「好啊，這麼早就睡了。」又問晴雯道：「今兒我那邊吃早飯，有一碟子豆腐皮兒的包子，我想著你愛吃，和珍大奶奶要了，只說我晚上吃，叫人送來的，你可見了沒有？」晴雯道：「快別提了。一送來，我就知道是我的，偏纔吃了飯，就擱在那裡。後來李奶奶來了，看見說：『寶玉未必吃了，拿去給我孫子吃罷。』就叫人送了家去了。」正說著，茜雪捧上茶來。寶玉還讓：「林妹妹喝茶。」眾人笑道：「林姑娘早走了，還讓呢。」

寶玉吃了半盞，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，問茜雪道：「早起沏了碗楓露茶，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，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？」茜雪道：「我原留著來著，那會子李奶奶來了，喝了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摔，豁琅一聲，打了個粉碎，潑了茜雪一裙子。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：「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，你們這麼孝敬他？不過是我小時候兒吃過他幾日奶罷了，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！攆出去，大家乾淨！」說著，立刻便要去回賈母。

原來襲人未睡，不過是故意兒裝睡，引著寶玉來暱他玩耍。先聽見說字，問包子，也還可以不必起來；後來摔了茶鍾，動了氣，遂連忙起來解勸。早有賈母那邊的人來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襲人忙道：「我纔倒茶，叫雪滑倒了，失手砸了鍾子了。」一面又勸寶玉道：「你誠心要攆他，也好。我們都願意出去，不如就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。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。」

寶玉聽了，方纔不言語了。襲人等便攙至炕上，脫了衣裳，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，只覺口齒纏綿，眉眼愈加錫澀，忙伏侍他睡下。襲人摘下那「通靈寶玉」來，用絹子包好，塞在褥子底下，恐怕次日帶時，冰了他的脖子。那寶玉到枕就睡著了。彼時李嬈嬈等已進來了，聽見醉了，也就不敢上前，只悄悄的打聽睡著了，方放心散去。

次日醒來，就有人回：「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鐘來拜。」寶玉忙接出去，領了拜見賈母。賈母見秦鐘形容標致，舉止溫柔，堪陪寶玉讀書，心中十分喜歡，便留茶，留飯，又叫人帶去見王夫人等。眾人因愛秦氏，見了秦鐘是這樣人品，也都歡喜，臨去時，都有表禮。賈母又給了一個荷包和一個金魁星，取「文星和合」之意。又囑咐他道：「你家住的遠，或一時冷熱不便，只管住在我這裡。只和你寶二叔在一處，別跟著那不成進的東西們學。」秦鐘一一的答應，回家稟知他父親。

他父親秦邦業，現任營繕司郎中，年近七旬，夫人早亡。因年至五旬時尚無兒女，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。誰知兒子又死了，只剩下個女兒，小名叫做可兒，又起個官名，叫做兼美，長大時，生得形容嫵娜，性格風流。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，故結了親。

秦邦業卻於五歲上得了秦鐘，今年二歲了。因去歲業師回南，在家溫習舊課，正要與賈親家商議，附往他家塾中去。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，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現今之老儒賈代儒，秦鐘此去，可望學業進益，從此成名，因十分喜悅。只是宦囊羞澀，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，少了拿不出來，因是兒子的終身大事所關，說不得東拼西湊，恭恭敬敬封了二四兩贖見禮，帶了秦鐘，到代儒家來拜見，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。塾中從此鬧起事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